

老頑童陳光輝點「機」成金

披戰袍奔波教農機，貢獻農村幫農無悔



▲ 身著工作服「戰袍」的陳光輝，講起農機光芒四射。

無論是在自家田裡餵雞餵鴨種蔬菜，還是在各社區大學示範講解拆組農機，七十八歲的陳光輝，渾身上下散發出一股「黑手」氣質。「我有五套專業工作服，有橘色、水藍色、藍色、黑色、四種顏色，我很喜歡穿這些衣服，教學或工作都很方便。」說這話的時候，陳光輝臉上盡是驕傲與自信。

的確如此，只要戰袍上身，陳光輝頓時光芒四射，尤其在社區大學上課時，頂著滿頭濃密白髮的他，在一群黑壓壓的學生中，總是最耀眼的那一個人。

女兒說他停不下來，放著舒服開過的日子，不過硬是要到處跑，簡直是個「過動老人」。不過陳光輝可不同意，他說：「只要適當保養，正確使用，農機就能越用越好。人跟農機的道理一模一樣，我如果沒有出來上課，放在家裡很快就會壞掉了！」

最後一句話，陳光輝會抬起頭加重語氣：「說到一個班上有新生也有舊生，陳光輝都能兼顧，只要是學生拿來的故障農機，沒有一台能難得倒他，甚至還有學生私下說起老師的八卦，「欸，我聽說陳老師也會修坦克、修飛機，是真的嗎？」

對此，陳光輝哈哈大笑。他說：「其實維修觀念是相通的，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學生能把農機當作人一樣對待，聽其聲、察其外觀、摸其性能，更要理解主人的使用習慣，這樣才能找到農機故障的原因，然後在大膽假設、小心拆解求證後，找回農機的健康。」

早到遲退，專業無人及，學生視陳光輝為神級人物

九月初，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的秋季班開始上課，小型農機保養與改良課程（以下簡稱「小型農機班」）的時間還是跟以往相同，固定在每個星期二的早上。

來上課的人幾乎都是農民，陳光輝體諒學生總是想趁陽光尚未炙烈的時候，多趕些農事的心，所以即便表定九點上課，他依然願意當那個最早到的傻子。在「大師兄」李宗達的協助下，陳光輝會先把各種工具、耗材、故障農機從車上搬到樹下，擺放下的空地上，一一擺放好就定位，就等學生們依序出現。

幾乎每堂課都有農民會帶割草機來求救，面對新生，陳光輝忍不住多碎念幾句。「割好草，剩下的油不能留在機器裡，不然揮發性物質揮發掉，剩下的油很黏會塞住。要記得，農機不是用壞，是沒有保

到處上課每天叭叭走，為農民「開解」深入農心物

或許是天生的眯眯眼，也許是年紀大了容易擠出眼角的微笑線，沒有表情的陳光輝依然一臉笑意。「我用心去體會每一台農機，明明是一個廠牌、型號，但是用的人不一樣，機器的表現就不同，性能好的地方、容易故障的地方，每台機器都有它自己的個性。」

每次上課前，陳光輝都不知道學生會帶來什麼農機，提出什麼問題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他的教學方式一向是師生共同找原因、探解方。在討論、拆解過程中，有資深的舊生帶領入門的新生，這樣一來，人人功力都能日益進步。

（未完）

文、圖／李慧宜
轉載自／上下游
News&Market (新聞市集)

食物是農村的 legacy

《野蓮出庄》唱出農村本我 龍葵、破布子、芋頭入歌 (三)

透過食物與植物，鄉村運動重新建立生態系統與知識系統

從鄉村運動觀點看，農村裡面生產、生活、生態的關係本來就是一而為多，多而為一的關係。台灣農村的生態系統與知識系統瓦解，最明顯表現在一九八〇年代，農藥化肥用到毫無限制，那不只是為了要供養非農人口，更為了適應市場化，壓縮成本並且自我剝削，環境、土地被壓榨到極致，造成生態崩潰以及知識系統崩解，這是加入WTO之前的農村狀態。

一個後果就是，黑道普遍在非都市地區開始掌權的年代，一直到最近才有一點和緩。我不會把黑道妖魔化，這是普遍的台灣農村過程，是早年農村裡面當然有流氓，但是仕紳階層的傳統還是主流。

所以農村運動的兩個最重要目標，一個是重建農村的生態系統，另外一個則是知識系統。我是一九六〇年代出生的人，我這一代人還看過農村非常繁榮興盛的年代，伴隨社會變遷看到它急速沒落，各式各樣的資源被抽走，看到八〇年代社會運動，不斷的看到各種風景，恰好都經歷過。

我小時候看到美濃的繁榮興盛，這種菸草經濟支持的繁榮其實非常脆弱，而且代價非常非常高。那麼高的勞動強度，農民身體的消耗，比如我父親因為農藥而過世，使我覺得那種繁榮其實非常脆弱。

一九九〇年代，開始GATT(世界貿易組織，WTO前身)談判，菸草經濟不是江河日下，而是斷崖式的墜落。那個期間你看到的是各種事件，咖啡事件、菊花事件，農作物種出來卻無人收購、農民走投無路，當時看到各種荒謬的現象，國民黨系統卻無力回應。

後來的農會開始有一些轉變，成為地方農業知識的一個堡壘，這幾年來，在白玉蘿蔔、小番茄，幾種作物行銷非常上手。在美濃看到，重建生產生活生態是有可能的，作為一個觀察者，你的書寫，很難自外於這種新意。

給年輕人重返農村路的建議：「再次鄉村化」

隨著越來越多青年回到農村，開始自覺的知識整備，這個回農過程很漫長也很掙扎，我想大概至少有三個過程：第一、對都市的批判、知道它所不足。你的回農選擇是經濟性的、知識性的、也可能自我生命的追尋，也可能都搞在一起分不清。

第二個層次，回到農村還得面對生計問題，面對自己的認同、他人的認同，這大概是我從《菊花夜行軍》到《臨暗》、到《野蓮》、《種樹》試圖寫的東西。

而到了《野蓮出庄》，我想的是第三個層面，你還是得面對農村的Legacy(遺產)，這些農村裡面的傳統知識，你如何通過類似人類學式的、女性所保有的食物文化跟植物知識去重新理解，也許可以用「再鄉村化」來說明這個過程。

我特別要強調用「鄉村」，因為鄉村的觀念比農村的大得多，包括要怎麼去面對各式各樣的Legacy，你怎麼面對，將會影響你要怎麼再生產跟再創作。(完)

文／林吉洋
轉載自／上下游
News&Market (新聞市集)

火燒醮場 (二)

近十年暗無天日的苦難終於過去了，日本戰敗退出了台灣，那些被藏起來受長期委屈的神像，也噓口氣得以重見天日，再享人間香火。於是，眾神決定來次大會，舉辦光復後的第「一次」打醮，而且是長達一星期的，全鎮都禁止屠宰、家家齋戒，包含神明祝壽、超度孤魂野鬼、祈求風調雨順、五穀豐收、國泰民安的綜合性「打大醮」。這樣的时空背景下，受欺壓的人、神，抑制不了內心激動而形之歡欣鼓舞，實在是正常反應。

或許被僧侶、道士的虔誠誦經膜拜，以及豐盛的祭品感動。上天為了平和人們的激盪情緒而颯颯吹起了涼風，十幾公尺高的天燈竹尾東搖西擺晃動著。

騷動是突然而起的。事情來自竹頭角庄的「三山國王」廟，一般稱「王爺壇」的乩童，只見他兩眼直視、口噴飛沫、全身抖顫，左手香、右手劍，開始「起乩」了。

「速速起駕，不得有誤！」乩童傳出訊息：「快！快！遲則生變！」

乩童說完，隨即跳上神轎，繼續搖晃腦袋起乩。聽到王爺的指示，來自竹頭角庄的八位扛轎壯丁也二話不說，扛起王爺神轎就要起駕回轎。

「再幾個時辰就結束，何必急於一時？」打醮儀式還沒結束，眾神及信眾當然不會眼睜睜任由三山國王離去。來自隔壁九芎林庄「聖君爺」的乩童，更是直接上前，企圖抓住王爺的乩童。然而，一個沒「起乩」獲得神力的乩童，被王爺的乩童隨手一撥就翻滾了出去。

「陳放布袋十來年，如今重得透天，總得好好領受信眾的誠心奉獻嘛！」

「是啊！信眾準備好多好料，右食飽就離開，講不過去呢！」

不管眾神如何勸說，王爺依然不發一語，神轎左衝右突，企圖從人群縫隙中穿越出去。

「冇分人面子，乾脆大家把神轎圍起來，看看王爺樣出去！」

「對！圍起來，婦人家、細妹仔排頭前，男人企後背圍起來！」

一圈、二圈、三圈：勸阻的人們果然把王爺的神轎圍得毫無空隙。

王爺急了，神轎旋轉、跳躍得更快，經過幾次突圍不了後，突然，乩童一舉手，八員轎夫像有神助般，全都跳上了北邊排滿祭品的供桌，而且每個人的落腳處竟然正好是祭品間隙，接著再一跳，就這麼脫離了人群的包圍圈。

（未完）

文／笠民鍾鐵鈞